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仕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十五日寢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有一無智商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稻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瞻部洲時彼商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

事不如是乃至馬王未語已來無宜逼近要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是言誰向彼岸歸瞻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所求度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就禮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岸還瞻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安度大海歸瞻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恩惟若不依者無由越度彼羅刹女必化作美容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作如是語我依汝活爲作歸依今棄我去欲何所適如上

所陳宅舍珍寶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女自可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願樂欲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彼諸女復羅刹像皆競取食皮肉筋骨腸胃血髓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

身毛隨情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瞻部洲騰驤雲路爾時恐畏旛動羅刹見怪作如是念今此旛動豈非瞻部洲人棄我逃逝偏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變形作美女像持諸男女咸至大海求覓商人既遙見已隨後啼泣告言賢首何意疎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君等若並厭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攜將時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墮落諸商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彼宅舍及以能超大海至瞻部洲時彼馬王於諸商人善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羅刹女隨取食之

仕八

二

如馬王所說惟商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
馬得出海岸安隱無礙達瞻部洲爾時世尊
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人由生愛戀不順
教故悉皆墮墮當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
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
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
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
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色蘊是
住
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
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
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
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智商主受天馬

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惱無有
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教愛羅刹女墮
大海中汝諸苾芻若於自身不作是念眼即
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色即是我
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地界是我我有
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色蘊是
三
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
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
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
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智商主受天馬

教棄羅刹女能出大海至瞻部洲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諸有無智人 不信於佛教 當受輪迴苦
如愛羅刹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 如隨天馬言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商人不能奉持天
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被羅刹女之所
噉食惟商主師子胤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
隱能得出於大海至瞻部洲時師子胤妻大
羅刹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刹女俱來

告曰如我等輩尋覓逆夫持以歸還俱共啖
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此情狀遣還瞻部
若即尋覓獲得者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
應致恨彼旣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刹女曰
汝等固執苦今覓者我今宜往瞻部洲內擒
捉將來衆羅刹女曰斯爲甚善時商主婦即
自騰虛超越大海屈伸臂頃至瞻部洲化作
可畏藥叉之像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
而住時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
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相捨離

遂於中路逢遇商旅彼之商主與師子胤是舊知識情懷莫逆歡謵言離時彼羅刹化爲美女并攜稚子具妙莊嚴便詣中國商主之前禮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婢我與師子胤商主爲妻攜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以眷爲不祥遂便見棄我之幸會今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即告言我當送去時彼商主見此婦人慇懃懇惻爲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汝之妻室儀

廿八四
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儔正舉世難求既無大憊不應輒棄宜應收采與彼同居時師子胤告曰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刹衆中之女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商主答曰若如是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因緣商主聞已默然無語即以路糧并諸雜物贈已而去時師子胤漸漸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刹女亦隨其後并攜小童至師子胤宅徙倚門側在一邊住時彼衆人見其兒子共相告曰仁等當知今此童兒觀其貌狀是師子胤兒子不虛

羅刹報曰君等鑒貌知是非虛宿緣薄福被父所棄告言姊妹從何處來汝是誰婦羅刹告曰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商主爲妻嚮我母子歸瞻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仕八五以我爲不祥遂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君將我及子就商主處而申懺謝時彼諸人詣商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時父母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尊高隨汝遠來深可悲歎并攜稚子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

宜見棄違心之事仁者不爲時師子胤稽首三拜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刹於赤銅洲縱大暴虐漂泊商旅皆取食之我輩諸人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尊顏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何故爾婦獨與惡名宜應收納召入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住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求居止親曰我爲汝故喚入家庭汝苦見嫌於我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子逐緣自活即遣使者驅之使去時彼母子旣被擯斥便詣王門

諸臣總集嗟其美麗即便俱入自大王言門
有女人儀容罕匹忽然至此靡識所由王言
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見女人姿容絕
代美貌無雙便起染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
美女從何所來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
言我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女
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楫無遺與諸商人漂
至我國父母娉我與彼爲妻爲立新舍多賜
珍寶經歷歲時誕生幼稚攜我母子遠度滄
溟遇摩竭魚破其船舶遭大辛苦達贍部洲

以我爲不祥便生棄擲今歸本宅復不相容
無處存生故來啓白唯願大王恩慈動殖喚
商主來爲我申謝王聞語已起悲愍心告言
勿憂宜可寬意即遣使者喚商主來師子胤
至致敬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
王女仕六娉汝爲妻既生子息相隨至此因何非
理輒爲損斥設令有過亦可相容時師子胤
進啓大王此非赤銅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刹
殘害生靈具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
之同侶總皆食盡惟我得存此羅刹女尚不

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王熟察之宜遠驅
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何但
此女獨見相嫌必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
王我聞孝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
非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不敢
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
曰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沉溺處
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
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後宮時
師子胤知王意正進諫無路遂在殿前告諸

輔相曰諸君當知王愛羅刹將入後宮必延
大禍知非我過說是語已掩泣而出其王後
時於羅刹女深生愛念倍異常流耽染荒迷
不思國政時羅刹女縱諸妖媚總攝王宮令
無自在便於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洲羅刹
女所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今在何
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主乎我別
六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城師子頂王所彼
遂納我今入後宮冊我爲后我縱妖媚使城
中人皆無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

共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任意持歸諸羅
刹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虛空即於其
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所有人物至天曉已
城門不開於王宮上見諸鵠鷺食人肉者飛
滿空中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久待門
不開各共高聲徧告城邑天明已久王門不
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亂下口銜骨肉
人並驚惶圖計無所時師子胤聞斯告已便
拔利劍趨走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議我於
先時已相告白王納羅刹定招其禍今城門

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室諸臣曰
其計何圖商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察既安
梯已商主乃拔利劍上城隅遙望宮中見死
屍狼籍即便跳下誦神呪麾利劍擊彼五百
羅刹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持頭
脰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遙見于時商主
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覩荒殘輔相大臣號
叫城邑共諸人衆灑淚宮中各並歸家荒迷
無次後於他日總集諸人共相議曰國主大
王自貽伊咎納羅刹女不受忠言今並滅亡

君等欲爲何計第一大臣告諸人曰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虛百姓無主無君不立今當冊誰次臣告曰爲國主者有智有勇方昇鼎位諸人告曰商主師子胤與五百人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刹所害惟獨一身得歸仕八鄉國被羅刹女尋至本城不受其媚王納此女固詞直諫不受忠言荒姪失道以取亡滅商主拔劍獨入城中爲我國人屏除羣禡此則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如所言宜令彼人以爲君主即便共至商主之處同

心請曰商主知不大王已死復無儲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國人今欲奉冊爲王垂哀爲受是時商主告諸人曰我是商人經求活命寧堪重位爲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寶位衆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受衆人請時彼商主如是固辭國人再三頻求頂禮爾時商主旣辭不獲免告衆人曰我實不材無心當此隨衆人意共立盟言我爲王後所有教令無違逆者我當受冊衆人稽首謝已咸曰奉行其大臣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宇以妙

香水灌頂稱王萬機之務一朝權執王乃念
曰我昔商人入海取寶同行之輩爲羅刹所
食我時無力除彼怨害今爲國主所欲隨情
屏除羅刹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仕呪師能
役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持明呪靈驗肅成
復簡兵旗令習弓矢命大臣曰卿等知不我
有宿讐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須舟楫宜可
營辦不久將行是時諸臣多造船舶十日揆
時嚴整四兵至大海口遇風陞舶欲達南岸
時羅刹城內凶旛飄動諸女見已共相謂曰

姊妹當知今凶旛動必有贍部洲人念昔怨
惡情懷酷暴來誅我等宜往海濱觀其所作
總命徒侶俱臨海岸見諸船舶蓋海而來各
並驚惶欲爲拒戰其時師子胤王總命維舟
四兵俱下奮臂大呼與羅刹共戰乃縱神呪
冥縛羅刹鋒矢既交殺戮過半明呪力故走
叛無由所有餘殘請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
要盟方存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不得重
來更爲殘戮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羅刹女
稽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從今已往奉

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傷殘時羅刹女拜辭
王已遠適餘方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
城獄重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

諸廣收珠玉還贍部洲彼國因王以爲其號
名師子洲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

念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王
者即老叟苾芻是彼羅刹女者即無比是往
時師子頂由愛羅刹女故遂至命終今貪無
比還致身死汝諸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
彼羅刹女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

善思惟知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淨想深生
厭離於我教誠專心奉持時諸苾芻及餘大
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禮佛而去

爾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闊毗婢與
鄖陀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妙華樓給五百

侍女日與五百金錢廣說乃至王授無憂爲
輔國大臣時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奉事一
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與
二夫人一處同坐鄖陀延王嘵紺容夫人云
南無佛陀願王長命無病無比夫人云南無

大天願王具壽無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妒便白王言紺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陀王聞語已默然無對人於他日數於王處搆扇讒言王作番次就二夫人處而受飲食次至紺容時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鳥者將活鳥而進於王王曰我於今日誰處食耶無比答曰次至紺容王曰可持此鳥令充食用紺容見活不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怪言何不烹宰王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比白言若爲佛及僧彼便殺鳥以充供養王曰可報紺容

爲佛辦食無比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與夫人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廚捕人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爲我不受爲餘便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遙見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墮迴鏃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證不還復無憊過王興惡意必招重罪王問知實便就禮敬懺謝前非情厚夫人作姊妹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果必先見授日日常自問其安不時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

兵自往征伐遂勅大臣無憂留守都邑其二夫人掌率宮內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妒晨昏靡急守護宮闈夫人曰善是時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無憂遂即作杖方便時紺容

夫人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曰樟皮貝葉筆墨燈明此要所須便宜多進入大臣依教奉進於樟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官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光徹樓上城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災時無憂大臣更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汝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

時紺容夫人與五百妓女俱陞樓閣告諸女曰我與汝等自業所招卒難逃避說伽陀曰我於城隙處遙望見世尊依教具修行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悉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命殞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火灾無憂大臣至天曉已收諸女骨棄在尸林苾芻入城爲行乞食見斯事已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乃至世尊將諸苾芻往尸林處觀五百諸女所有殘骸告諸苾芻說伽陀曰

世間凝所縛 惡事將爲善 貪愛繫愚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爲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獸離心 勿生於染著

爾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遂

住八

十二

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祿今正是時往
白大王云紺容夫人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
人即共大臣等議可畫一幘作紺容夫人所
爲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童
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如是
辦已我當爲去大臣即皆爲辦其說憂事人

領斯兵衆詣王營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
鄖陀延王曰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彼死
將去我今求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
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
願王助我時王啓封讀書而笑遣使往喚外
國王來奉命尋至申問訊已問言知識比曾
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
求不得者可開此幘善爲觀察王遂開看告
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答言已死願王寬
其罪勿責於我恐王憂惱設此權謀說伽陀

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祿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寬恕其罪

時王聞已遂即旋軍還 橋門毗國勅法官曰
伏

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陶內斷其命根又

以無比頭髮繫不調馬足踐踏之令死時法

時大悅具問其故嗟歎希奇王有疑心遂往問佛廣說乃至請世尊曰何因緣故紺容獲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姝女而爲侍從俱悉同時被火燒死唯曲脊女一人得活幸願世尊爲說本緣佛言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一時與五百姝女遊觀華園入芳池浴既出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時彼夫人命一使女沒可以

經七日不見無比極懷憂憊王問無比今何所在大臣曰王勑令死王曰紺容已被火燒無比今復身死卿等意欲令我出家諸臣皆

火燒彼草庵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悉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悲愍便從火內飛騰太虛現大神通冀拔其苦諸女見已遙請下來求哀懺謝爲設飲食以申供養各爲發願爾時夫人者即繖容是彼侍女者顫便脫臂_刲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願即五百內人是由彼業力雖復紺容得聖道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被火燒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不肯燒故常得免難善惡報應大王當知王又請問以何因緣其

曲脊女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彌斯有一長者名曰善續爾時長者遂請五百獨覺聖人就舍而食時此衆中有一獨覺身患風疾食時手顫其鉢欲墮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顫便脫臂_刲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願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來世所聽妙法心無動搖領悟不忘復一聖人身患曲脊便於他日食時不見女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來食父曰聖者何狀女便戲心曲脊學聖者形

如此聖人衆中不見又復常喚親戚爲婢大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得聞持聰明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故今得曲脊報由昔喚人爲婢故常居賤類王復請佛何因無比於七日中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貌不變佛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刹帝利女共爲知友其刹帝利女有信敬心每施苾芻隨時飲食後時婆羅門女命刹帝利女就舍而食既至舍已有獨覺者爲乞食故來至其家刹帝利女報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

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家奉施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持食施與刹帝利女見施食已教其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此福今生後生莫受勝報遭危難時勿受飢苦由彼願力今不受飢顏容不變後於異時妙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便女常令供給此女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便發是願我比役仕六十五力供佛及僧所有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長者最大夫人託娠受生顏貌殊美與妙容相似鄒陀延王納我爲后作是願已即便命

終託娘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際室滿光明
因名吉祥慧憶前生事年漸長大宿娘信心
具壽阿難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
頂禮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禮世尊并
諸聖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時阿
難陀還住處已持吉祥慧語爲禮世尊及諸
大衆申問訊已佛告阿難陀汝識彼言祥慧
不白言不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
由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廣說
乃至既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鄖陀廷王王遙

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問曰何故宅內久
藏無比答曰不是王不信語重問是誰答曰
是我之女王曰隨其是非當婢與我遂具盛
禮近娶後宮與五百姝女以爲給侍時吉祥
慧欲見世尊及苾芻衆更白王知王隨其意
即辦供養請佛僧衆欲於七日受食宮中王
自親往旣至佛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
祥慧請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禮而
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往白時至
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衆俱行旣至王門不

敢輒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
不許輒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
緣或容開許即入宮門安置坐定時吉祥慧
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
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衆辭去
諸苾芻既至佛所禮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
廿六
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重制學處應
苾芻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
未曉想疑亦得惡作王門亦爾若越宮門想
疑本罪次二句惡作次二句無犯若王王妃
如是說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刹帝利灌頂王
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閨者除餘緣故

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鄖陀夷餘義如上
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
並如前說宮門閨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
宮門過者謂足越也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
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比中犯者其事云何
苾芻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
未曉想疑亦得惡作王門亦爾若越宮門想
疑本罪次二句惡作次二句無犯若王王妃
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音釋

廿八

十七

駿	馬子紅切	直立也	騰驤勝徒登切躍也
讙	馬麗也	久立也	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闔	謂組也	也	騰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門限也	告本切	也	騰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鋏	鋏	災力制	騰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鋏	箭作鋏	日禡制	騰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鋏	箭作鋏	鬼制	騰驥驥驥徒登切躍也
樺	木名	也	樺巨笑切舉也
樺	木名	也	樺度也
顛	四支脣寒切	顛	噯作答切
顛	四支脣寒切	顛	噯作答切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

第八三册